

争夺 53 块石头

为了寻找全球洪水的证据，安德鲁·斯内林博士进入了大峡谷——并由此引发了他职业生涯中最伟大的斗争。

大峡谷令人难以置信。它绵延约 277 英里，横贯亚利桑那州北部，最深处超过一英里，最宽处达 18 英里。这条巨大的地裂甚至从月球上都能看到。

没有人能完全做好第一次看到大峡谷的准备。通常，人们都会发出一声惊呼，被这巨大峡谷出乎意料的壮丽和秀美所震撼。

我记得第一次见到大峡谷是在 1990 年 4 月。我被眼前的景象深深震撼，也被它的壮丽气势所折服。自那以后，我多次徒步穿越大峡谷，也曾四十多次乘筏漂流科罗拉多河穿过峡谷。荒野的孤寂和高耸的悬崖令人心生敬畏。我总是乐此不疲地向人们展示峡谷壁上那些厚度惊人、分布广泛的化石层，这些化石层只能是创世之初那场全球性洪水沉积形成的。

然而，早在 1990 年，当我开始寻找证据来证实那场灾难性的全球洪水时，我不可能知道大峡谷最终会成为我职业生涯中最大战役的发生地——我起诉大峡谷国家公园和国家公园管理局，要求获得 53 个小岩石样本。



照片由安德鲁·A·斯内林博士拍摄

峡谷困境

大峡谷是地质学家的天堂，它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地质细节研究空间。其地层横跨地球历史的各个时期，从大陆的结晶岩基岩，到多次地壳运动倾斜和塑造早期地层，直至如今的地貌。所有地质学教科书都将大峡谷誉为数百万年缓慢地质作用的完美例证，这些地质作用沉积了地层，并最终缓慢地将峡谷雕刻于这些地层之中。

对大峡谷无数地质细节的探索永无止境。但这并未阻止地质学家根据他们对过去的认知进行解释。然而，

我们的结论永远无法最终确定，因为没有地质学家亲眼目睹岩石的形成和峡谷的雕琢。

进化论者一直困惑于这片切割出峡谷的高原是如何以及何时隆起的。在高原的东缘，所有水平的沉积岩层都发生了弯曲（褶皱），有些地方的褶皱尤为显著。令人费解的是，这些岩层弯曲得非常平缓。但通常来说，坚硬的岩石弯曲时应该会破碎才对。那么，这些岩层究竟是如何褶皱的呢？

塔皮茨的故事

进化地质学家坚持认为，最早的含化石沉积层之一——塔皮茨砂岩——形成于 5.07 亿至 5.08 亿年前。在接下来的 4.5 亿年里，随着超过 1 万英尺厚的其他沉积层在其上沉积，这层砂岩不断受到挤压和硬化。随后，在 5000 万至 6000 万年前，随着高原隆起以及落基山脉的移动，这些沉积层发生了弯曲。他们的观点认为，由于深埋的压力和高温以及随后的地壳运动，硬化的砂岩变得像橡皮泥一样柔软，从而能够平滑地弯曲。这种压力和高温应该会使原始沉积岩层发生变质，改变其中的矿物成分、晶体形状和岩石结构。

另一方面，洪水地质学家则认为，塔皮茨砂岩形成于圣经记载的全球洪水灾难的第一个月，距今仅约 4350 年。之后，超过 10000 英尺的其他沉积层在洪水期的

剩余时间内沉积下来。所有这些地层在洪水下浸泡约一年后，仍然保持湿润且相对柔软，随后被抬升形成高原。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地层平滑地弯曲而未破碎，之后才逐渐干燥硬化。¹ **如果** 情况属实，我们应该不会在岩石中观察到任何变质作用。

这些地层是在沙子沉积后发生弯曲，然后在超过 5 亿年的时间里逐渐硬化的吗？还是说，这些地层在沙子沉积后不到一年就发生了弯曲，然后在大约 4350 年前那场持续一年的全球洪水灾难期间及之后不久硬化的？每一种可能性都对我们理解地球历史有着深远的影响。哪种可能性与我们从岩石本身观察到的数据相符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用地质显微镜检查塔皮茨砂岩，看看它含有哪些矿物，并检查将颗粒粘合在一起的胶结物，以确定是否发生了任何变质变化。

二十多年前，我开始查阅地质文献。令我无比惊讶的是，在涵盖大峡谷 150 年研究的浩瀚地质文献中，竟然找不到任何关于此类研究的报道。事实上，唯一一张塔皮茨砂岩的显微镜照片是 1945 年出版的一本专著中的黑白图像。由于没有任何前人的研究可以参考，我决定亲自进行必要的调查。



照片由安德鲁·A·斯内林博士拍摄

斯内林博士（右）和惠特莫尔博士（左）研究了塔皮茨砂岩，以发现褶皱背后的真实历史。

战斗开始了

我不可能直接走进大峡谷就开始凿岩。因此，在 2013 年 11 月 25 日，我向大峡谷国家公园（GCNP）提交了一份研究计划书和研究采样许可申请，计划在四个褶皱处采集 50-60 个拳头大小的岩样，并从远离这些褶皱的地点采集相同岩层的岩样进行对比。2014 年 2 月 9 日，应 GCNP 工作人员的要求，我提交了三篇支持该研究计划书的同行评审意见。

将近一个月后，我收到时任 GCNP 研究办公室主任的来信，信中说我的申请材料已经过多位评审员的审查，他们的结论是我的研究不予批准。他们没有对我的研究方案提出任何技术或科学方面的异议。

鉴于大峡谷国家公园此前对神创论者的歧视，捍卫自由联盟（ADF）的律师介入了此事。他们根据《信息自由法》向国家公园管理局丹佛地区办事处提交了一份申请，要求提供大峡谷国家公园工作人员就我的研究申请所作的所有往来信函副本。

他们三人都对我的基督教信仰和创造论世界观表示蔑视，并坚持不允许我的研究进行。

这份请求引来了三位审阅过我研究申请的地质学家的评论。他们三人均对我的基督教信仰和神创论世界观表示蔑视，并坚持认为我的研究不应获得批准。只有一位指出了我的研究计划中存在一些无关紧要的技术性疏漏。

在修改研究方案以解决技术细节问题后，我重新提交了修改后的研究方案，并再次申请了研究和采样许可。这一次，他们坚持要求我先提交所有计划采样点的详细信息和照片，我的申请才能得到考虑。



照片由安德鲁·A·斯内林博士拍摄

塔皮茨砂岩中的碳峡谷褶皱

ADF 的律师再次根据《信息自由法》提交申请，要求查阅 2016 年初签发的所有研究许可副本。这些许可显示，GCNP 从未对其他科学家提出过此类要求。2016 年 12 月，ADF 向 GCNP 负责人递交了一封正式投诉信，信中附有所有关于反复歧视的证据，要求解决该问题。

几个月后，大峡谷国家公园负责人终于回复，承认我的提案“表述清晰，方法也与标准科学实践相似或相当，足以检验所提出的假设”。然而，她再次要求我

确定计划采集岩石样本的地点，并声称出于环境方面的考虑，而这种担忧在其他研究申请中从未出现过。

2017年5月，ADF的律师代表我向凤凰城的美国地方法院提起诉讼，控告大峡谷国家公园、国家公园管理局和内政部存在世界观歧视。所有相关的信件都附在了诉讼文件中。

诉讼消息登上了《*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的头版。不久之后，司法部和内政部的律师就对诉讼做出了回应。毕竟，我起诉联邦政府是因为他们的世界观歧视，这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在随后的谈判中，美国政府的律师们欣然承认这是一起案子，并迅速寻求和解。

2017年6月7日，我再次向大峡谷国家公园（GCNP）申请了研究和采样许可，并于2017年6月23日获得许可。同日，我还提交了一份河流考察申请，并于2017年6月26日获得批准。两天后，即2017年6月28日，该诉讼被认定为已和解，我自愿撤诉。

当天，一份宣布诉讼胜利的新闻稿引发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全国各地的报纸都刊登了相关文章。甚至连澳大利亚唯一的全国性报纸《*澳大利亚人报*》的头版也刊登了相关报道，还配有一张我在大峡谷的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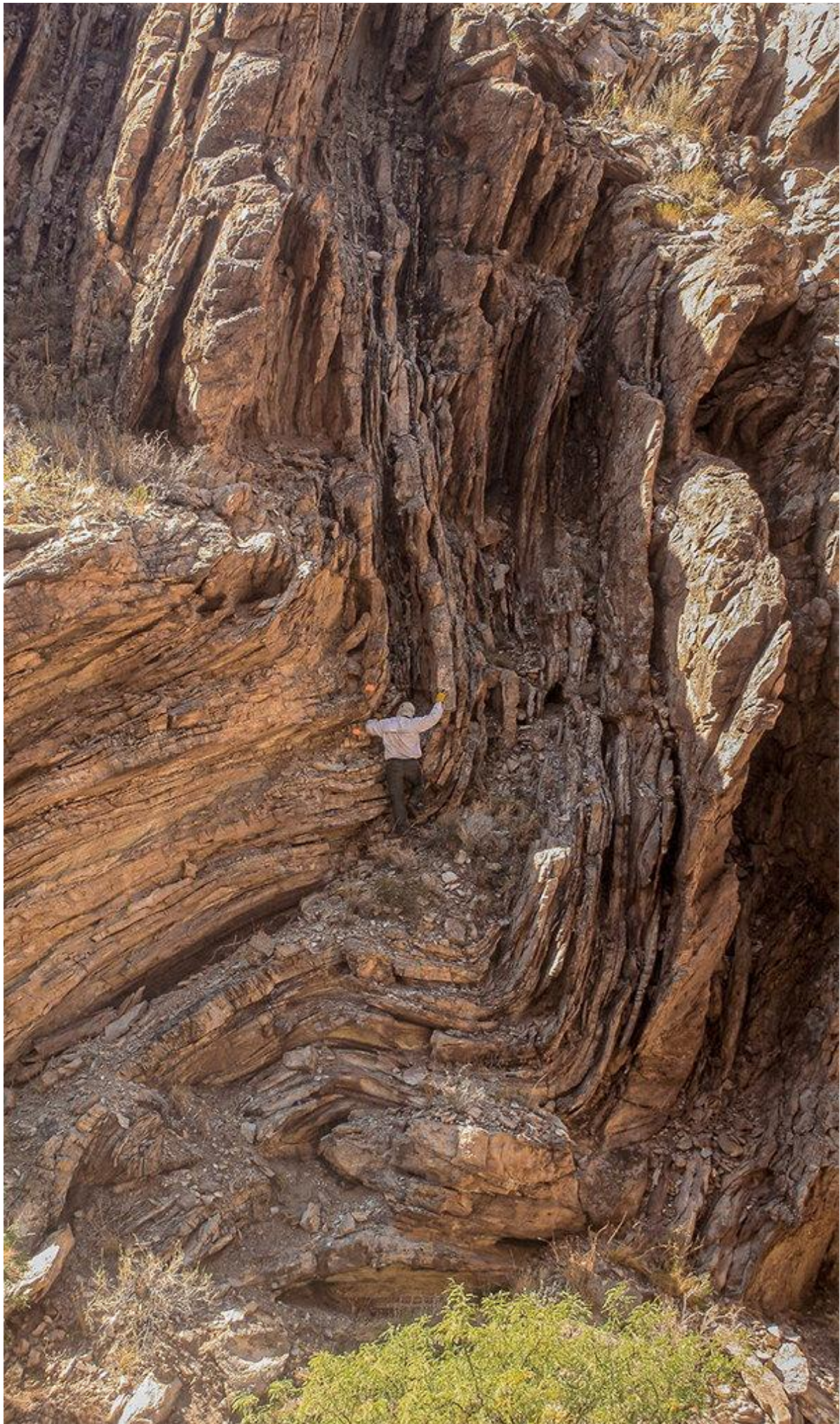
这起诉讼也出现在了科学媒体上——包括美国顶尖周刊《科学》和美国石油地质学家协会的通讯。在这两份媒体上，一些知名学者都对我学术资质发表了尖锐的批评，其中一位学者甚至将反对我研究方案的意见附在了诉讼文件中。

为何要经历如此漫长的斗争？为何这些学者如此强烈地反对大峡谷国家公园允许我采集几十个岩石样本？答案很简单：如果这些如今已硬化的岩层在沉积层刚形成不久，还湿润柔软的时候，就如圣经洪水模型所预测的那样，被挤压成褶皱，那么他们赖以构建世界观的五亿多年的进化史就根本不可能发生。但接下来，我必须冒险进入峡谷，采集必要的岩石样本，才能找到证据。

采集样本

终于，在2017年8月6日，我们乘坐两艘22英尺长的机动筏驶入大峡谷，去采集研究项目所需的样本。我的六人后勤团队中包括锡达维尔大学的地质学教授约翰·惠特莫尔博士。我们甚至携带了一架28英尺长的伸缩梯，以便攀爬悬崖，更方便地采集样本。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我们沿着科罗拉多河航行了280英里，共采集了53个样本：44个来自四个褶皱，另外9个来自距离褶皱弯曲处数英里之外的同一组三个岩层。

攀登褶皱



照片由安德鲁·A·斯内林博士和约翰·惠特莫尔博士
拍摄

攀登碳峡谷褶皱的悬崖峭壁可能非常危险。

我们从构成悬崖的塔皮茨砂岩（Tapeats Sandstone）采集了大部分样本，它是大峡谷岩壁上裸露的水平沉积层中最底层的一层。包括我在内的洪水地质学家认为，它是全球洪水初期沉积的第一批沉积层之一。它位于一个侵蚀面上，该侵蚀面是由洪水前地表遭受毁灭性水灾破坏而形成的。塔皮茨砂岩和这个被称为“大不整合面”（Great Unconformity）的侵蚀面，其分布范围横跨北美，延伸至其他大陆，甚至遍及全球。我们的第一个主要停留点是碳峡谷（Carbon Canyon），这是一个位于我们出发点下游 65 英里处的支流峡谷。我们需要徒步 1.5 英里，攀爬巨大的岩石，并沿着简易的石阶爬上一段约 200 英尺高的碎石坡，才能到达碳峡谷褶皱带，在那里，塔皮茨砂岩以壮观的 90 度角平滑弯曲。

幸运的是，砂岩层间的岩架使我们能够攀上悬崖，到达褶皱处，从而选定两个目标岩层，采集样本并进行测量。这些样本取自褶皱处的铰链带（弯曲程度最大的地方）以及褶皱岩层的翼部。在烈日当空、湿度极高的情况下，这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

我们背着装有 12 个样本的背包，往回走去，准备登上我们的木筏。但当我们开始沿着碎石坡往下走时，我脚下的一块石头突然松动，我摔了下来，跌落了四到六英尺，重重地摔在下面的石头上，额头、右肘和右膝盖都撞到了。

几分钟的惊魂之后，我终于能动了，鲜血汨汨流淌。包扎好伤口后，我一瘸一拐地被人搀扶着回到木筏上。当晚在营地，我的伤口得到了清洗和包扎。至少我带了一位“备用”地质学家，可以协助我们完成接下来行程的采样工作。

1/4

采集样本

尽管天气炎热，斯内林博士和惠特莫尔博士还是成功采集了 53 个样本。



照片由安德鲁·A·斯内林博士和约翰·惠特莫尔博士
拍摄

艰苦的研究

安全到家后，下一步是将 53 个样品送往位于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的卡尔加里岩石与材料服务公司（Calgary Rock and Materials Services, Inc.）实验室。在那里，我们的神创论同事雷·斯特罗姆（Ray Strom）按照标准程序进行了可观察且可重复的测试。首先，他

从每个样品上切下小块，将其碾碎，然后放入 X 射线衍射仪中。在衍射仪中，穿过颗粒晶体的 X 射线会根据不同矿物发生散射（衍射）。通过这个过程，我们确定了每个样品的矿物成分及其含量。

然后，雷从每个样本中切下薄薄的岩石切片，粘在玻璃显微镜载玻片上，并打磨至薄如纸片，光线可以穿透。这些薄片被送回给我，让我用地质显微镜进行观察，以识别矿物颗粒、它们的形状和岩石纹理。

我花费了 2500 至 3000 个小时系统地检查每个薄片，用文字和显微镜上的相机拍摄照片记录细节，并将这些细节与 X 射线衍射结果进行比对。在访问卡尔加里实验室和锡达维尔大学地质实验室期间，我还使用地质研究显微镜获取了选定矿物和纹理的高质量图像，用于发表。

与此同时，我仔细查阅了大量文献，收集了所有关于这些岩层的论文、摘要、书籍章节和报告，这些文献发表于美国多个州以及英国、欧洲和澳大利亚。我们甚至从亚利桑那州的一所大学图书馆借阅了两篇未发表的硕士论文。

最终，经过三年的时间，是时候整理所有这些信息并撰写第一批论文来展示研究成果了。我计划在每篇论文中详细介绍三个岩层单元的全部细节。后续关于四

个褶皱的论文将参考已发表论文中关于岩层单元的详细信息。

第一篇关于塔皮茨砂岩的 96 页论文， 在 2021 年 6 月 23 日发表于《答案研究期刊》 (*Answers Research Journal*) 之前， 经过了严格的同行评审， 并附有 55 页的附录。 3 篇关于布莱特安吉尔组和穆阿夫组的类似综合性论文也经过同行评审， 并在《答案研究期刊》上发表。 4

现在的工作重点是撰写并发表关于这四个褶皱的详细论文。 我还会附上沉积物颗粒间胶结晶体的扫描电子显微镜 (SEM) 图像。 这些图像对于堵住演化地质学家可能用来反驳这项研究的所有漏洞至关重要。

不出所料， 据我所知， 进化论者的评论寥寥无几， 但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大多数评论都针对我的科学信誉， 而非对研究结果进行客观评价。 或许等到今年剩余的四篇论文发表， 以及这项研究成果在 Answers TV 的后续节目中播出后， 他们的贬损性评论会越来越多。

研究结果揭示了什么？

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褶皱发生在砂岩胶结 4.5 亿年后的演化论观点。 相反， 绝大多数证据都与砂层在全球洪水灾难之年初期迅速沉积的观点相符。 这些仍然潮湿

柔软的砂层在洪水年末高原隆起时才发生弯曲，时间仅相隔数月。在洪水末期及之后，砂层逐渐干燥并胶结成砂岩。此外，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褶皱处或距离褶皱数英里外的样本中砂岩或其矿物颗粒发生过任何变质作用。

经过与大峡谷国家公园和国家公园管理局长达四年的斗争，以及近五年艰苦卓绝的研究，为了这 53 个样本，这一切努力值得吗？答案是肯定的！这项研究令人信服地证实，大峡谷的地层是在大约 4350 年前持续一年的全球洪水灾难期间剧烈沉积形成的，并表明塔皮茨地层沉积到褶皱形成之间的时间非常短——排除了地层中存在数亿年历史的可能性。

现在我乘筏穿越大峡谷时，心中充满满足感，因为这项使命的完成完全是为了荣耀我们的创造者和救赎者。

现在我乘筏穿越大峡谷时，心中充满满足感，因为这项使命的完成完全是为了荣耀我们的创造者和救赎者。

洪水地质学研究或许艰辛无比，但其成果却能为捍卫神话语的真理提供强有力的辩护。更重要的是，这些发现扫清了向那些如同挪亚邪恶同伴一般需要拯救的人传讲永恒福音的障碍，使他们免于即将到来的下一次全球审判——这一次是烈火的审判。



斯内林博士花费数千小时通过显微镜检查岩石样本，并记录他观察到的细节。

我在大峡谷的岩层中以及通过地质显微镜观察到的现象证实了圣经的记载。证据表明，沙层在全球洪水初期迅速沉积，并在洪水年末仍潮湿松软时发生弯曲。

那么我看到了哪些证据？

1. 塔皮茨砂岩底部的巨石是由飓风和/或海啸驱动的快速水流搬运过来的。
2. 塔皮茨砂岩的层理表明，沙子是由飓风和/或海啸驱动的水流快速搬运和沉积的。
3. 这些地层中的化石足迹是由三叶虫、蠕虫和其他无脊椎动物留下的，它们曾匆匆穿过沙面或迅速钻入沙中。为了得以保存，这些脆弱的痕迹必须迅速被掩埋。
4. 砂岩由大小不一的颗粒随机混合而成，表明它们是被快速搬运和沉积的，没有时间进行分选。
5. 许多石英（天然玻璃）颗粒，甚至较软的粉红色钾长石颗粒，形状都不太圆润，这也表明这些颗粒在运输过程中没有足够的时间完全变圆。
6. 钾长石颗粒是从附近的下伏花岗岩中侵蚀而来，这表明沉积物只被输送了很短的距离。
7. 这种砂岩中含有大量银色的白云母薄片。白云母是一种质地柔软易碎的矿物，这些薄片由层层叠叠的薄片组成，如同书页一般。这些边缘朝外的薄片楔入石英和钾长石颗粒之间，通常大致平行于岩石的层理方向排列（这也是流动的水体沉积这些扁平薄片的方式）。有时，薄片的末端会因磨损而开裂，甚至弯曲或断裂。这些观察结果表明，它们是砂质沉积物中的碎屑颗粒（从其他岩石上脱落的碎片），这些颗粒被快速搬运，

仅经过很短的距离，并在柔软的薄片完全破碎之前迅速沉积下来。

8. 粘合颗粒的胶结物主要是石英（二氧化硅）。它始终保持完整，自洪水过后不久围绕碎屑石英颗粒生长并将它们胶结在一起形成坚硬的砂岩以来，从未受到扰动或破碎。
9. 有时，岩石结构是由紧密交织的石英颗粒组成的实心块体，胶结物与颗粒本身难以区分。如果岩石在胶结物凝固后发生弯曲，这些胶结的石英颗粒块体应该会显示出破碎或断裂后重新胶结的痕迹，但我没有发现此类证据。
10. 无论是褶皱中的样本，还是数英里之外的样本，砂岩及其组成矿物颗粒均未显示出变质作用的迹象。

读完这篇文章，你心里是否有一些触动？有没有一些新的想法，或者值得你认真思考的问题？或许，你也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信仰和人生的方向。

如果你愿意，现在就可以向上帝祷告，打开心门，成为祂的儿女。祷告不需要华丽的言辞，只要一颗真诚的心。你可以这样祷告：

天父上帝，

今天我来到你面前，愿意立定心志，宣告我相信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是我生命的主。我愿意离开过去那

些不讨你喜悦的生活方式，求你赦免我的过犯。靠着你的恩典，帮助我学习顺服你、爱人如己，活出你所赐的新生命。求圣灵每天引导我、扶持我，使我一生荣耀你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如果你已经做了这个祷告，愿你知道，你并不孤单。信仰的道路需要陪伴和成长。鼓励你在自己居住的地方，寻找一间合适的教会，与弟兄姐妹一同聚会、学习和成长。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或在信仰上需要帮助，欢迎随时写信与我们联系。我们愿意倾听，也愿意与你一同前行。